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說卷九 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說卷九

永嘉蔡節編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歸如字好知並

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塗道也註疏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諸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矙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

來拜而見之也晦菴朱氏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也南軒張氏　朱氏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禀而言之也一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禀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其相去初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為上知則

不復為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禀既濁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為上知矣唯之為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切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牛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反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

實其戲以解二三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聞而以道為教者矣本晦菴朱氏成都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費音秘召並直照切說音悅夫音扶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之字俱訓適已止也徒猶空也邢氏疏公山弗擾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

季桓子據邑以畔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以為無所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夫子言其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路之疑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汝鴆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寛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則不疑故人為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立惠則人懐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成都范氏說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音弼肸許密切召直照切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匏瓠也註疏節謂佛肸

召子欲往豈非以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絶也不入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以是為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磷緇也龜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入而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上蔡謝氏曰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以謂聖人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道

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為物徒繫之而不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心至不欲絶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與有為也（櫟山黄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女音汝語好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邢氏疏居吾語女以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晦菴朱氏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惟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其聰明而不知要之

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無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為德行之累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南軒張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音扶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邢氏疏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上蔡謝氏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言亦可以博物_{横渠張子}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_{晦菴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_{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也女為周南召南蓋欲伯魚體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自修身而齊家始苟不為周南召南自然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菴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鼓之閒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晦菴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切

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孔氏註外為莊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勉齋黃氏東萊呂氏曰小人之為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為之者唯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為之將以掩人之不知也色厲內荏者實似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故曰鄉原毗陵周氏節案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徃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蓋以其似德非德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 晦菴朱氏 道聽者泛聽於人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聚者以其心存

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也白石錢氏 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下與字平聲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祿位得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

中則凡可以持祿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之鄙夫也致堂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徳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禀之偏南軒張氏狂者志願太高肆謂

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亷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晦菴朱氏狂而肆矜而亷愚而直此古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棄也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並去聲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覆傾敗也晦菴朱氏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人君苟為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成都范氏或曰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

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以為之比類蓋似是而非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已至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言舜之所以聖讒說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但求之

於其言故有予欲無言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本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何氏註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夫子學

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之門來者不拒其不見者必有為也武夷吳氏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槃山黄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並音朞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扶衣去聲女並音汝上三樂字如字下音洛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予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為久矣恐在喪三年不為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朞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白石錢氏曰登穀於秋出火於春皆期之變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葬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宰我自以為安夫子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中心之哀有以勝之故口之於味耳之於聲四支之於安佚皆失其常再言女安則為之所以深責而痛絕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

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以不仁又推原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本晦菴朱氏說　成都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邢氏䟽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惡之所由生也博弈固非所宜為然其為之而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弈也南軒張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位言也

尚上之也晦菴朱氏夫子之云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

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為其所當為而勇固在其中矣尚勇則徒知勇之為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　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並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切徼古堯切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切）

集曰訕謗毀也孔氏註窒窒塞也馬氏註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曰徼加諸人曰不孫發人之私曰訐孔氏註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訕上則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叩子貢也惡徼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徼似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者子貢所以惡之本龜山楊氏晦

菴朱氏上蔡謝氏說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也克齋楊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家者不昵不惡惡去聲則庶乎其可矣□□林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菴朱氏曰見惡者有不善南軒張氏曰見惡於人也此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凡一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皆紂之諸父也

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者有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遯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遯于荒野以寫我憂而爾何以救我邪父師曰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謂王子啟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為王子之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

彊諫恐必至顛隮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觀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為紂所囚比干諫而為紂所殺或去或囚或諫而死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張氏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三子

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河東侯氏　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他國也

枉曲也註疏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徇物哉晦菴朱氏　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節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况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雖

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南軒張氏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况又發為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

孔氏註南軒張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朝音潮

集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晦菴朱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况齊以此為間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曰齊人以女樂間孔子孔子故行然猶待於膰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罪行者得

之矣門人記其實孟子推其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音避

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借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

已而已而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不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尊孔子而趣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本晦菴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沮並七余切溺並乃歷切夫執輿者之夫音扶孔丘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滔吐刀切辟並婢致切耰音憂憮音武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耰覆種也輟止也憮然

猶悵然也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問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蓋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則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蓋謂子路之從夫子不若從已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喻已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為徒耳以

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荷胡可切蓧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見賢遍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集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也夫子孔子也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

已安知孰為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蓋知其為隱者而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以食之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為孔丘之徒而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間如此觀丈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絶者見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於不仕為

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本註䟽晦菴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道雖有窮有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又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

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當其可焉耳成都范氏夫子之下車於接輿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蓧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隱而已矣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少並去聲與平聲中並去聲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葉氏曰虞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晦菴朱氏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節高

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不違理行無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 本南軒張氏永嘉何氏說

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

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去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三飯四飯皆樂章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播搖也鼗小鼓

旁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河河内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註疏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為禄仕仕於伶官者多矣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王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絶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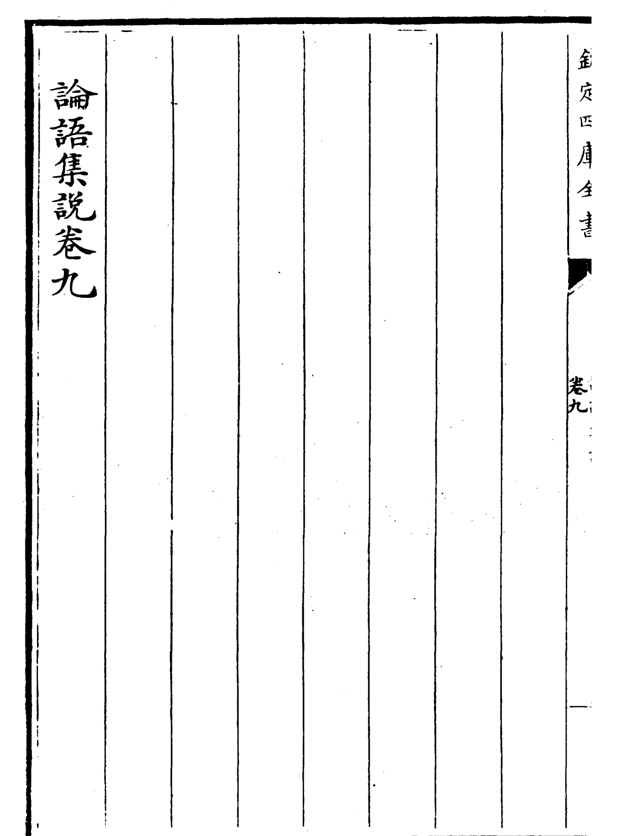
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左氏傳邢侯殺雍子羊舌鮒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家彊横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怨也

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有所長故使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厚之道也本晦菴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切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橫渠張子龜山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者也

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櫟山黃氏



論語集說卷九

論語集說卷十

永嘉蔡節編

子張第十九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曰致猶委也巳語助也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死生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

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猶云若是其亦可以為士矣此特舉立身之大者言之非曰士之行止於此而已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切亡讀作無

節釋曰此言人之於德執之不弘則得小而遺大人之於道信之不篤則一入焉一出焉故於道德或有或亡也方以為亡邪則執德信道疑若有諸

已矣方以為有邪則不弘不篤其所謂有特暫焉耳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其所以不能為有亡也明道

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何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此章問與人交際之道也可交者則與之其

不可交者則拒絶之此子夏之言也賢者則尊崇之衆人則容受之善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此子張之言也邢氏疏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永嘉何氏晦菴朱氏曰初學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也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言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絶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逺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集曰小道謂百家衆技也邢氏䟽致逺謂達之於用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南軒張氏泥不通也包氏註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非無可觀也然不該不徧以之致逺則恐泥而不可行耳故君子不為也若夫通行乎天下後世而無弊者其惟堯舜之道乎本龜山楊氏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作無好去聲

節釋曰所亡其所未有也所能其所已得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志之篤者不能然此所以為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實由志思體之槃山黄氏學之博矣而能篤志問之切矣而能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東谷鄭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曰肆謂市肆也金陵王氏節謂致如致人致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于學道其有不可致者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曰文謂飾之也晦菴朱氏君子有過則必改小人有過則必文然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蓋亦不能文也櫱山黃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集曰即就也儼者其容莊也温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辭正也鄭氏曰厲嚴正也

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温焉即之也温若可得而親也而悳其言則厲焉中和發見自然如此君子不知其為變也三變者姑以是形容之耳本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集曰或曰厲猶病也謗猶毀也事上使下必誠意交孚然後可好逸惡勞民之情也惟懇切為民之意先有以信乎其民故其使民也而民任之葢知其利乎我也喜順惡咈君之情也惟篤實愛君之誠先有以信乎其君故其諫君也而君聽之葢知其忠乎我也苟民以為厲已而君以為謗已是亦誠意未孚於平日之素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明道程子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晦菴朱氏惟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其一出而一入終不離乎閑之中故曰可也苟大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則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南軒張氏武夷吴氏曰子夏小德出入之言不能無弊讀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洒所賣切掃素報切別彼列切焉可誣之焉於虔切餘如字

集曰過誤也誣罔也卒終也註疏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乃初學者入德之序言游哂之以為所務者末而不能其本子夏辨焉謂子游之言誤矣君子之道孰為可先而傳之孰為可後而倦不傳但教之所施當有次第而不可以躐等也譬之草木之不齊猶有區以別之節謂此區字如

有宇一區之區張氏所謂區分者是也　況夫君子之道苟不量夫學者所至之淺深而槩以其遠且大者驟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其可哉至若本末始終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非初學者之事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

益廣又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晦菴朱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曰致者所以自盡也南軒張氏節謂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乎哀故致乎哀而止外此非所務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節釋曰子張之行過高而務實之功少故子游云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集曰堂堂虛驕之貌也仁人心也惟用心於内者得之子張飾堂堂之容則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節釋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晦菴朱氏曰致盡其極也凡人於

他事猶有勉強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真情畢見無有不能自盡者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歷相三君賢大夫也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自知不及其父能守之而不改焉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

不若此為難能耳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朱氏曰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詎惡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 註䟽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其有不率教者然後齊之以刑亦未嘗不致其哀矜之意也後世教養之道

蕩然不存民心無所維繫以至犯法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任士師之職者當思所以使民至此是誰之過與如得其情猶可憫也其可以為喜乎能存此心者則有以仁乎斯民矣本南軒張氏說張氏曰後世治獄之官惟患不得其情爾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惡字烏路切下惡字如字

集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所趨喻夫人有汙

賤之行亦衆惡之所歸也紂之不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是唯置身於不善之地故天下之惡皆歸焉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節釋曰食與蝕同日月虧曰蝕更改也仰謂望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不事掩覆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其明自若也故人皆仰之是以君子恥

文過而貴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朝音潮道焉之焉如字餘於虔切識並音志

集曰公孫朝衛大夫馬氏註識記也晦菴朱氏或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者以在人者考之可見矣大而道德禮樂小而名物度數賢者見其大不賢者見其

小其識雖有大小之不同而莫不各有文武之道夫子從而學之如問樂萇弘問禮老聃問官名於郯子至於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惟善之主故亦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朝音潮

集曰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謚也馬氏註上夫子謂孔子下夫子謂武叔七尺曰仞包氏註子貢牆卑而室淺可俯而窺也夫子牆高而宮廣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然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宜武叔之云然也葢淺近者易見而高深者難識也本晦菴朱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也毀之則是自絕也亦何損於日月乎叔孫武叔不知仲尼之不可及又從而毀之與自絕於日月者何異多見其不知分量而已

晦菴朱氏節謂丘陵可踰而及日月之高不可得而踰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

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道並去聲

集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晦菴節朱氏謂子禽不知聖人而輕議之子貢以為聖人之不可跂而及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其化功之神速如此生則天下尊之而極其榮

死則天下思之以盡其哀如之何而可以及之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

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賚來代切任去聲説音悦

集曰咨嗟也厯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允信也執守也中謂理也無過不及之名也晦菴朱氏終盡也以其德當天心故天之厯數在爾躬非已之敢私也理至於中而止允執其中乃相傳之密旨也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若使四海至於困窮則

天祿亦為之永終矣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舜之命禹亦以是言□□林氏堯舜禹三聖人之授受所守者一道而已建安游氏履殷湯名稱小子謙辭也伊川程子曰曰字上必一湯字玄牡黑牡也殷尚白而用黑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邢氏疏帝謂上帝后謂后土林氏以一元牡告后帝者請桀之罪也成都人范氏之有罪者誅之不敢赦也可臣於帝者舉之不敢蔽也簡閱也言已之賞罰固已簡閱於上帝之心

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南軒張氏周頌賚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故此言周家有大賞賚所富者善人而已林氏周親周家之親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又武王公天下之心也謹權量以下亦述武王事張氏權秤錘也所以定輕重量斗斛也所以定多寡朱氏林氏權量者法度之所

由出也故先謹之法度審則紀綱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絶世不忍墜夫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之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屬也龜山楊氏曰滅國絶世其先固嘗有德於民矣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興之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重民食則生者有所養而家給矣重喪祭則生者不背死而俗厚矣凡此皆為政之紀綱也寬故民有所措信故

民願為之役斂故無失時之患公故能順天下之好惡四者政之本也張氏節謂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為心則一也其後歷叙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與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屏必郢切費芳味切焉於虔切令去聲

集曰屏除也孔氏註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産

斂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以此為惠而何費之有南軒張氏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而何怨之有上蔡謝氏欲者心有期欲之謂若近於貪矣惟君子所欲者在仁而所得者在仁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亦何貪之有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若近於驕矣惟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泰然而何驕

之有胡氏威而不猛非曰作威以使人之畏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然望其容貌之儼然自有以敬而畏之耳而何猛之有張氏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晦菴朱氏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而教之中故民不率教則附于刑者歸于士苟不教而殺則虐也欒山黄氏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而懲怠慢先事而約之然後可以責成苟不戒則彼不知緩急

之所向而遽視成焉則暴也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蓋聚衆以警之垂象以曉之也謹於所發而期於必行則民之應之也如響苟緩於前而急於後不至則刑從之是賊民也謝氏黃氏東溪劉氏猶之與人當與則與之若但知守出納之吝則是有司之事耳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張氏 河南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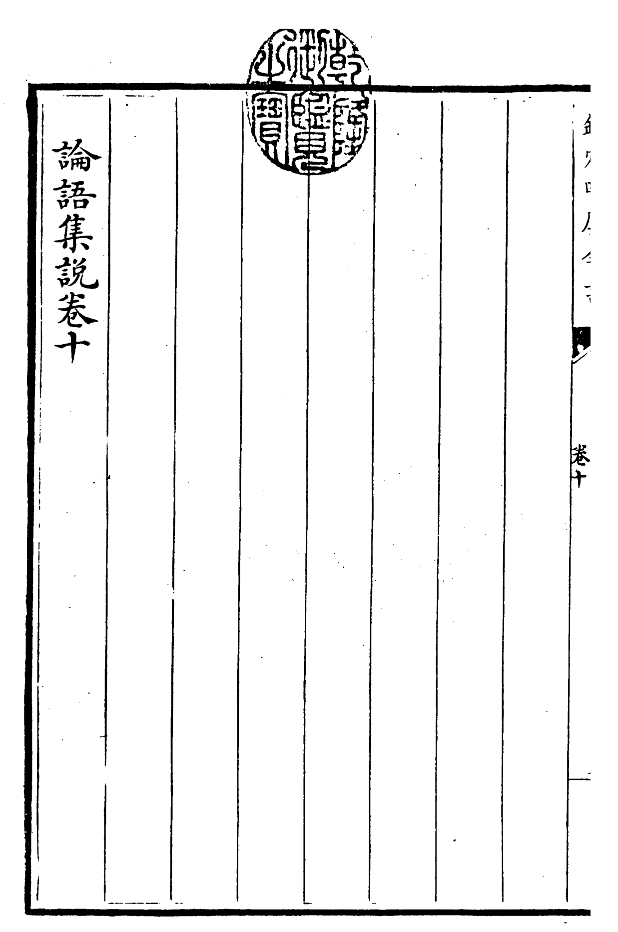
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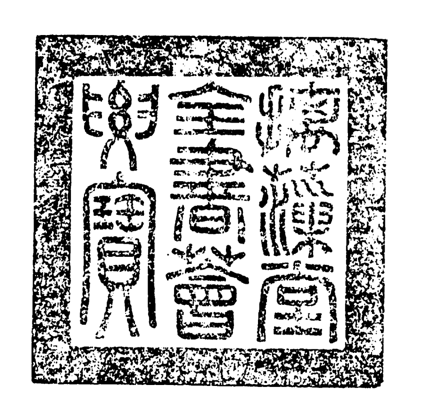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不能居其易以順其正其何以為君子乎□□胡氏禮者身之幹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循其將何以立乎南軒張氏言者心之聲也不知言則邪正善惡無所辨别其將何以

知人乎

晦菴朱氏　節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知言也


論語集說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